

## 馴魔記

這孩子才十二歲，他們都說他行為怪異，情緒失控，專門與人作對，誰也制服不了他。已經大半年沒有上學，學校不停催促，卻沒有辦法把他弄出家門。

個案的主診醫生在門診部見到孩子和他的母親，他說：「我以往多是集中在行為的處理，教導家人怎樣去控制孩子的行為。但是我看到這母子十分緊貼，而且家中有個成為植物人的父親，讓我有點焦慮，不敢隨便建議。」

這是在台灣見到的一個家庭。台灣的心理醫生，很多都接受家庭治療的培訓，尤其是孩子及青少年的專家，不只是一味給病人用藥。趁著這次在台灣教學，他便邀請我一同會見這一家人。

這男孩還有兩個姐姐，據說二姐也曾經一度拒學，最近才返回學校上學。這次見面，母親只帶了二姐和小弟前來。我問他們大姐為什麼不來，二姐搶著回答，說：「大姐半工讀，忙不過來了。」

我問：「你大姐在哪裡工作？」

他們說：「新東陽！」

我又問：「新東陽有些什麼好東西？你大姐有帶回來給你們吃嗎？」

他們知道我從香港來，姐弟兩人忙著向我推薦：牛肉乾，豬肉鬆，還有一種捲著肉鬆的烘餅！

我們談吃的東西，談得興高彩烈。我與孩子工作，一般都不會先談問題，因為最想看到的，是他們沒有問題的那一面。

我看這兩姐弟十分可愛，小弟尤其一點也不像形容中的小魔頭。

我問母親說：「我知道你丈夫生病了，是怎樣發生的？」

原來這家的男主人，不久前突然中了風，完全不能動彈，好端端一個人，從此臥床不起；說起來，家中每人都感到十分不甘心。母親說：「前後不過兩天，一個活生生的人，就完全失去能力。」

姐弟聽著，眼睛滿是淚光，問起他們的父親，二姐說，父親最疼愛她，走到哪裡都帶著。小弟尤其記得父親帶他去兒童樂園，這麼簡單的父子活動，他反復提起數次。父親突然失去健康，孩子就突然失去父親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父母的暴病，對孩子是多大的失落。孩子不習慣表達內心悲哀，只有簡短的字句，但是他們是那麼專注地聆聽著母親的陳述。

母親感慨地說：「我們只認識三個月就結婚了！」

聽到母親說起婚後的點點滴滴，兩個孩子都笑得很開心。父親的中風，打碎了整個家庭的平衡；每個人的生活都來了一個大轉變。

我問二姐說：「我知道你有一陣子也是不肯上學，你後來怎麼改變主意？」

她答：「我不想去上課，總覺得在外面被人欺負，再也沒有可以保護自己的人。後來我看大姐也收拾心情，努力幫忙維持家計，一邊上課，一邊工作，我也不得不振作起來。」

與二姐談了好一回，我這才問小弟：「你為什麼不肯上學？」

他恨癢癢地說：「我恨學校的一切，老師和同學都不可靠，他們都在背後背叛你！」

我說：「真正背叛你的是命運，你看，你本來有個完整的家庭，才一轉眼，就奪走一個健康的爸爸。」

我不知道他是否聽得懂我的話，他久久不語。然後狠狠地說：「我不喜歡看到別人一家團聚！」

我說：「那當然！」

我很高興有機會見到這個家庭。因為如果單獨見孩子，很容易就會集中在他的行為問題，其實孩子行為，大都是反應著家庭內的大小事故。也許正因為大多數人都把他當作問題兒童，而我卻為他的不可理喻帶來一個合理的解釋，小弟對我並不抗拒。

母親投訴兒子說：「他總是纏著我，像一帖膏藥似的老揪不走。而且把我管得緊，我想上舞蹈班去減壓，他都不讓我去！我已經快要崩潰了！」

突然失去父親的孩子，當然守著母親不放手。我叫他坐到母親身旁。母子相對，彼此間有說不盡的溫馨。這才發覺，母親的眼睛總是追著兒子走，兒子也是一靠著母親便精神百倍。他說要保護母親，母親說誰要你保護，別給我添亂就好了。兒子說，如果不給你添亂，你就死沉沉的沒有生氣。他們揶揄對方的口氣，像是一對小情人。

怪不得他不肯上學了，原來家中已有最好的伴。母親承認小兒子真的很貼心，她說：「我給這孩子餵奶一直餵到三歲！」

我故意誇大其詞：「什麼？餵奶餵到三歲？」讓室內每個人都去取笑他。

小弟不好意思地把面孔別開。這正是我想達到的目的，孩子太依戀母親的乳液，就無法離開母親，離不開母親，就無法長大。加上父親的殘疾，讓孩子更加理直氣壯的頂

替了父親的位置。一個十二歲的小男孩，變得比母親更高大，母親當然管教不了他，反而是他處處管教著母親。

很多家庭發生的重大事件，都會不知不覺地塑造了家人的互動形式。尤其是孩子，他們往往變得早熟，卻又留戀著幼兒心態，因此一方面老練得像是母親的父親，一方面又像個仍在哺乳的嬰兒，這種角色混淆，正是很多兒童行為問題的主因。

這時，我決定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，反而特別尊重母親的權威。必須把她從孩子平輩的地位提升出來，才可以發揮她母親的角色。我邀請母親放下兒子坐到女兒身邊，女兒十分高興地依靠著母親，每當母親不自覺地又向兒子望去，女兒就用手擋住她的視線。

我與母親討論了很久她自己的事，叫她別理會小弟，故意讓小弟容忍自己不能隨意參進大人的談話。並非這樣就可以拆開母子之間的癡纏，但是這過程起碼拉遠了母子之間的距離。

小弟不動聲色，明顯地留心聽著我們的談話。最後，我才對他說：「我知道你一定不喜歡我剛才所說的話，但是慢慢地你就發覺，這對你是好的，你不能繼續吃奶！」

我以為他會像往常一樣發作起來，奇怪的是他竟然十分平靜，還禮貌地與我握手。我趁機輕輕地把他的背轉向母親，讓他望到窗外。我告訴他說：「失去父親是一個無法補償的損失，但是兩個姐姐都盡力回復正常生活，你的世界也是在外面的，你放不下母親，就永遠都要做個斷不了奶的孩子！」

我離開會談室時，發覺小弟一直都沒有轉回身來，還搬了一張小板凳，坐在窗前托腮不動。

後來他還在對此次服務的意見回饋表上寫下：我不要做個不斷奶的孩子！

還說對這次會談十分滿意。

我也喘了一口氣，一個心理治療師的最大考驗，就是怎樣挑戰孩子，而又讓他心服口服。